

# 毛共與世界人口會議

尹慶耀

毛共一方面宣傳自己節育成功，一方面在世界人口會議中反對普遍推行人口計劃。對此，只能借用史達林的話來予以解釋：「這是不是有點『矛盾』？是的，這是『矛盾』。然而這矛盾就是現實生活，而且完全合乎馬克思的辯證法①」。

一九七四年是「世界人口年」，八月間聯合國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討論一項「行動計劃」，以便對爆炸性的人口危機，採取預防性的抑制行動。

人口爲什麼會成爲危機呢？且讓我們看一些統計資料。

首先，據人口學家推測，在農耕社會開始時的紀元前八千年左右，世界人口僅有五百萬。耶穌降生時，全世界也不過三億人。一六五〇年到達五億之後，人口增長的速度就加快了，這主要是受產業革命的影響。一九七一年中期，世界人口三七億六〇〇萬，以年間增加率二%計，每年增加七、五〇〇萬人以上，到一九七四年中期，世界人口會超過三九億。

依聯合國一九七二年的統計年鑑報導，世界人口在一九六〇年代增加二二%，估計一九七〇年中已達到三六億三、二〇〇萬人。如果維持這樣的增長率，到二〇〇〇年時，人口總數將達六五億。而人口過半數——一九七〇年中估計二〇億五、六〇〇萬——都在亞洲。又一九七〇年人口超過一億的有七個國家，中國（七億七、四〇〇萬）、印度（五億三、七〇〇萬）、蘇聯（二億四、三〇〇萬）、美國（二億五〇〇萬）、印尼（一億二、一〇〇萬）、巴基斯坦（一億一、四〇〇萬）、日本（一億三〇〇萬）。

前述統計係從一九六〇—七〇年的十年間增長趨勢着眼。一九七三年聯合國的統計資料（一九七二年資料）顯示，兩年內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億五、〇〇〇萬，已達三七億八、二〇〇萬人，每年增長率二%。依地區或國別分，世界人口分佈如下（括號內爲每年成長率）：非洲——三億六、四〇〇萬

人（二·六%）、北美——二億三、三〇〇萬人（一·三%）、拉丁美洲——三億人（二·九%）、亞洲——二億五、四〇〇萬人（二·三%）、歐洲——四億六、九〇〇萬人（〇·八%）、大洋洲——二、〇〇〇萬人（二·一%）、蘇聯——二億四、八〇〇萬人（一·一%）。就中以亞洲人口爲最多，其次是歐洲，再次是非洲，增長率則以拉丁美洲爲最高。

在世界人口會議召開之前，聯合國人口部曾將各國人口的未來動向作了一次預測。估計下述八個地區，如果要純再生率等如一（每個家庭平均有兩個孩子的社會，人口增長率等於零），其實現的年份爲：北美二〇〇〇年，歐洲二〇〇五年，東亞二〇一〇年，蘇聯二〇一五年，大洋洲二〇二〇年，拉丁美洲二〇三五年，南亞二〇六〇年，非洲二〇七〇年。假若這個估計不錯，那麼到西曆二一〇〇年時，各地區的人口是：北美三億四、〇〇〇萬人，歐洲五億九、〇〇〇萬人，東亞一七億八、〇〇〇萬人，蘇聯四億人，大洋洲五、〇〇〇萬人，拉丁美洲一三億一、〇〇〇萬人，南亞五三億六、〇〇〇萬人，非洲二四億四、〇〇〇萬人。其中目前的先進國家有一五億七、〇〇〇萬人，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將達一〇六億九、〇〇〇萬人。

照右引各種資料看來，我們居住的這個地球，似乎不久就有人滿之患了。

## 二

人口問題的嚴重，除了總數量不斷增加外，還表現在下述各方面：

首先，根據聯合國資料，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半個世紀內全世界人口增長率，平均爲〇·八%。可是，目前已增加到約二%。這是說，人

口增長率在加速上昇，本世紀末全世界人口會有六四億到七〇億。

其次，較為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其人口增長率較先進國家為高。一九六〇年「南」方的人口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十年後却將佔全世界的五分之四。

與此同時，糧食產量却不能以相同速度增加。按前引各年度聯合國統計年鑑資料（與人口對照看更有意義），一九七〇年世界小麥生產下降，計加拿大下降五二%，阿根廷四〇%，澳洲二七%，法國一一%，美國六%，土耳其五%。一九七二年世界農產與上年無大差異，稻米、小麥、玉蜀黍生產下降，大麥增產一%。

農產與氣候有關，一九七四年世界糧食產量就不樂觀。近來人們似乎又在重溫馬爾薩斯（I. R. Malthus）的理論<sup>②</sup>，確認糧食生產不能與人口以同一比例增加。何況一個人的生活所需，決不限於糧食一項啊！根據專家們的意見，人口增長率為一%，經濟成長率為三%，也只能維持生活現狀。但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世界銀行發表的報告說，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率超過了二·五%，而二·五%乃是聯合國所訂（發展中國家）第二個「十年發展計劃」的目標，但國民總生產（包括國家生產的貨物和勞務的市值）則只平均增加三%。該銀行指出，發展中的各國，有近一〇億人每人每年收入少於一〇〇美元，其中三億人平均每年收入不超過五〇美元。

右述種種，都反映出人口問題的嚴重。當然，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也不自今日始。例如，人口最多的亞洲，就在聯合國亞遠經委會主持下，於一九六三年（新德里）及一九七二年舉行過兩次亞洲人口會議。在前一次時各國政府的關心較低，但在後一次時人們的熱心就大大提高了。這當然與人口增加的現況有關。

第二次亞洲人口會議，係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三日在東京舉行。為了向大會提出討論資料，設在曼谷的亞遠經委會總部於十月三十日發表了一份亞洲人口調查預測報告。據稱一九〇〇—一九五〇年歐洲每年平均人口增長率〇·六%，亞洲也不過〇·七%；但一九五〇—二〇〇〇年歐洲人口增長率〇·七%，亞洲則高達二·〇%。到二〇〇〇年時，亞洲人口將達三七億七、八〇〇萬，會超過一九七〇年的全世界人口總額（三六億三、五〇〇萬）。唯其如此，第二次亞洲人口會議，就全場一致地通過了「為了（

經濟）發展的人口戰略宣言」。

如前所述，拉丁美洲是目前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地區。聯合國拉丁美洲經委會發表的報告稱，到本世紀末，巴西人口將為二億一、五〇〇萬，較之一九七〇年的拉丁美洲人口總數還多出八〇〇萬。當然，這個經委會也希望該一地區能降低出生率。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就開始注意世界人口問題（右述均聯合國機構），一九四六年經社理事會就設立了人口委員會，一九五四年邀集學者舉行了第一次世界人口會議，一九六五年召開第二次世界人口會議，一九六六年發表「人口宣言」。但是，這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是由各國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其性質就又有不同了。

聯合國宣布一九七四年為世界人口年後，民間的乃至各國的單獨活動姑置不論，國際性的活動是頗惹人注目的。

同年七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了國內人口委員會代表會議，出席者有四十個國家的代表，就各國對世界人口會議的準備交換了情報<sup>③</sup>。八月十一日，布加勒斯特大學法學院舉行了一次青年人口會議，有來自一一〇個國家的約二五〇位代表出席。這個會議在討論過程中，分成兩大集團，一方面是共產國家以及和它們同調的非洲國家代表，另一方面是反對它們的亞洲和英美國家代表。

若干非洲國家、古巴、蘇聯、羅馬尼亞等代表，堅持飢餓和貧富之差，是由於分配的不公平。這些代表根本否認世界上有人口問題的存在。他們指出「人口問題的提法，掩蓋了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根據馬爾薩斯思想提倡限制人口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實際上就是新帝國主義」。

另一方面，英、美和亞洲代表則強調：「亞洲儼然存在着人口問題，那是無可置辯的事實」。「社會制度改變，人口問題依然存在。請看，中共不就在徹底地抑制人口」？「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會議是在共產及其同調者集團的控制下強制進行的。對此，菲律賓的女性代表透過約八〇人的連署提出抗議，指責這個青年會議中，有年齡在三〇歲以上本來沒有出席資格的人出席，地主國羅馬尼亞派出衆多代表參加，顯然是企圖左右會場中的討論。

會議最終的十五日黃昏，預定歡迎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UAFPA）

祕書長拉佛爾、薩拉斯作特別講演，但在大家鼓掌的中途，「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和墨西哥的代表，却跳上講台發表長篇演說，聲言「越南的慘狀，乃是美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以致薩拉斯只好退出。香港代表對此提出抗議，指責「這種作風，豈非社會主義集團的帝國主義表現」？迨至重邀薩拉斯蒞場，匈牙利、蘇聯等代表又頓足、鼓噪來予以妨害。又經英國代表痛責：「這不是青年而是兒童會議」！薩拉斯氏才勉強登上了講台。

會議吵鬧，延遲到十六日晨才通過一篇冗長的聲明，強調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其基本原因在於社會、經濟的結構，降低人口增長率的手段，如果不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來處理，是不會有效果的。這個聲明的結論部分，建議世界人口會議要消滅世界貧困，使資源分配公平化，貿易機構公正化，并建立新的經濟秩序等等。其實，這些都是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以及研究原料與發展問題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中的舊調重彈④。

### 三

爲了舉行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東主國羅馬尼亞所東邀的共一四九國，其中南非、馬爾他等八國明白表示不參加，另外有一個國家到開幕時并未出席，實際只有一三〇個國家參加了開幕式⑤，連同聯合國有關機構的代表，大約有三千人與會。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在開幕詞中指出，世界人口問題存在着爆炸性的危險，在不侵犯「各國主權及基本人權」的範圍內，爲了人類的「福祉與前進」，他期望這個「歷史性的會議」獲得成功。接着是東主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發表演說，他強調人口應該增還是應該減，是屬於國家主權的問題，外部沒有干涉的必要。他說，人口問題與世界和平及人類福祉密切相關，在先進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的現在，爲了經濟發展的國際合作尤屬必要。

華德翰和齊奧塞斯庫的演說，反映出這次會議爭論的焦點——人口政策與國家主權、先抑制人口還是先發展經濟——所在。

大致說來，先進國主張抑制人口，甚至使人口增長率降到零度，并希望人口政策能獲得世界性的支持。發展中國家并不一致，亞洲國家亟需解決人口問題，希望立即開始行動并爭取國際合作，換言之就是希望獲得援助。拉

丁美洲國家強烈反對抑制人口，主張成爲問題的是不平等和發展問題，而不是人口問題。非洲各國大都與拉丁美洲國家同一立場，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家。

共黨一向反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東歐國家出生率低，像匈牙利還在鼓勵生育，自又常別論。至於蘇聯和毛共，就像「紐約時報」所指責的，它們是在人口會議中採取政治動機的立場，爲自己圖利⑥。

毛共的代表團團長黃樹則於八月廿一日下午在人口會議的全體會議中發言，其內容要點如左：

第一，確認人口增長不是經濟發展的障礙。他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作爲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決定的因素。人主要是生產者，其次才消費者」。他趁機鼓吹毛共政權成立以來二十多年，大陸人口從五億增加到近八億，但已做到「人人有工作，有飯吃，有衣穿」。因此，他就放言這證實毛澤東所謂「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是什麼「真理」。

第二，斷言失業、貧困、飢餓、死亡率高等現象，不是由於人口過多，「這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侵略、掠奪和剝削。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也是造成世界上失業、貧困的罪魁禍首」。既然如此，要解決失業、貧困問題，就只好反對兩個超大了。因此，黃樹則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加，「是一件大好事」。「在『天下大亂』、廣大人民日益覺醒的形勢下，第三世界有這麼多的人口，是進一步加強反帝反霸鬥爭，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第三，關於人口政策本身，他說：「人口政策和人口計劃指標的制定和執行，人口普查的進行和統計資料的公布，完全屬於各國的內政和主權，只能由各國政府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有些國家需要適當降低人口增長率，有些國家需要適當提高人口增長率。各國情況不同，不能強求一律。……我們堅決反對超級大國借口所謂『人口爆炸』、『人口太多』，利用種種手段干預別國人口政策。我們堅決反對某些國際組織以限制受援國人口的增長作爲援助的附加條件，損害別國的主權」。

其實，他這些論點并不新鮮，早在三月十一日，毛共出席聯合國人口委

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的觀察員徐禮章就已經提出過。再往前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出席在東京召開的聯合國亞遠經濟委員會第廿九屆會議的毛共代表團副代表季龍，就已經彈過相同的調子。這些當然出於毛共黨中央的指示，出席什麼會議的代表，只不過是黨的傳聲筒而已。

#### 四

毛共本身有沒有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呢？首先，中國大陸究竟有多少人呢？那似乎是一個謎。

在早期，毛共曾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夜間到七月一日夜間，實施過廿四小時的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大陸人口總數為五億八、二六〇萬三、四一七人。此後，毛共「國家統計局」根據戶籍登記，於一九五七年底公布大陸總人口為六億五、六八三萬人。但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後，未再公布統計數字。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毛共又實施一次普查，但結果守密。據說一九六六年六月，曾將普查結果在毛共內部傳達，其總人口為七億一、三〇〇餘萬，同年六月十九日及八月一日，「人民日報」即稱中國大陸有七億人民。文革以來，先後在大陸廿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陸續透露各省人口數字。截至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統計大陸人口為七億一、一八〇萬。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周恩來對英國作家格林說：「關於目前人口的兩種數字，有說稍稍超過七億的，也有說接近八億的，我們傾向於七億多，但還不是接近八億」。同年八月初，外國根據毛共製圖研究所新出版的袖珍地圖，統計一九七〇年中國大陸人口為六億九、七二六萬<sup>⑦</sup>。這和周恩來所說的年份不同。同月二十二日，李先念對日本的日航、全日空兩個代表團表示：中國大陸有多少人，自己也不清楚，主管糧食的機構認為總人口在八億以上，但支農的工業機構主張在八億以下，大概七億五、〇〇〇萬以上這個數字是不錯的<sup>⑧</sup>。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新華社」以法語廣播其人口已超過七億<sup>⑨</sup>。一九七四年八月廿一日黃樹則在世界人口會議中透露：毛共「建國二十多年，儘管我國人口從五億左右增加到近八億，增長近百分之六十，……」。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和其它地區，採取有利於人口增長的適當措施，但對個別子女過多有節育要求的，也給予指導和幫助」。同月廿五日「中國新聞社」發自北平的電訊，說明毛共對少數民族採取發展生

產和人口政策，使蒙古族人口增加兩倍多，新疆增加四成，藏族增加二十餘萬，并重複申述少數民族區不提倡節育，但對個別子女過多要求節育者也予幫助。毛共如此特別渲染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政策，必然具有多重目的。

毛共對自己的人口弄不清，也不願意人家把它弄清。聯合國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理所當然地準備了一些有關人口的資料，其中透露世界上五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依次為：毛共——七億八、七〇〇萬；印度——五億五、〇〇〇萬；蘇聯——二億四、五〇〇萬；美國——二億七〇〇萬；印尼——一億二、五〇〇萬。

據布加勒斯特傳出的消息說，較早時來自聯合國的人士稱，毛共曾要求會議將所有有關中國大陸人口問題的資料，從送交給會議的官方文件中刪去。它寧願自己向會議提供資料，而不願透過聯合國去發表。它的這項要求被拒絕，因為有關文件早已印妥。不過，有兩篇由聯合國製定的報告將會被除去<sup>⑩</sup>。毛共如此作法，是否心中有鬼，是頗值得玩味的。它是否害怕讓世人知道它經濟落後而人口衆多的窘相呢？可是，事有湊巧，據法新社十月十六日的華盛頓電稱：此間環境研究基金會表示，世界人口上升的速度，比專家預測的還要快，預期到今年年底，將達四〇億大關。此項統計資料所列的中國大陸人口，不是毛共所宣布的八億，而是九億九〇〇萬人<sup>⑪</sup>。

人口過多不會對毛共造成問題嗎？蘇聯曾經作過一些分析和評論。它說，毛共代表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在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聲稱，如果國內執行正確的政策，人口多不是問題。他以毛共本身作證說，國內生產包括農業生產，增加得比人口快得多，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蘇聯評論說，實際情形完全不是這樣，毛共的生產包括重要經濟部門的農業在內，增長速度已經有好幾年落後於人口的增加。評論說，毛共官方人士一般聲稱，中國大陸現有人口超過七億，周恩來於一九七二年間同英國作家格林談話時說過，大陸人口在七億到八億之間，令人驚奇的是，人口問題是小事嗎？不需要正確統計嗎？何況上下相差幾千萬人呢？要麼是毛共領導人自己也不知道人口有多少，不然就是故意隱瞞事實。評論相信是屬於後者。

評論進一步指出，根據一九五七年人口調查結果，大陸人口為六億四、九〇〇萬（與前引資料稍有微差）。過去十五年間，毛共一再說它的人口每年增加二%，而周恩來一九六四年訪問幾內亞首都時說，大陸人口每年增加

二·五%。就拿二%計算吧，大陸現在也應當有八億五、〇〇〇萬到八億七、〇〇〇萬人。這些年代裏，農業生產有多少呢？據毛共「統計局」報導，一九五九年全國收穫了二億七、〇〇〇萬噸糧食，而一九七三年則為二億五、〇〇〇萬噸。這說明十五年來大陸人口增加了二億人，而糧食却減少了二、〇〇〇萬噸。大陸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近年來降低了，糧食配額減少了，現在的配額，還抵償不了勞動者化掉的精力。據計算，大陸居民食品中所含的熱量，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低，包括亞洲國家在內<sup>⑫</sup>。

## 五

如此說來，毛共的人口問題是儼然存在的。至於毛共的人口政策，確曾經過搖搖幾擺，但在目前，却是雷厲風行地強制節育，那就意味着毛共已承受不起人口的壓力。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劉少奇以「人大」委員長身份，主持召開了「關於節制生育的座談會」，研討節育問題。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來在毛共八大作報告時稱：「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於節育運動問題進行宣傳，並採取有效措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也提出過要實行「計劃控制生育」的指示。同年三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的社論，呼籲節制生育。不過，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發表的「新人口論」，却被指為馬爾薩斯主義而遭受圍攻，連那個校長職務也被剝奪。一九五八年毛共發動「大躍進」，企圖變人口為人手，以動員全民大量投入勞動力的方式代替投資。於是認定：只要投入大量勞動力，生產必然成倍、或十倍地激增，倡言「現在是勞力不足，而不是人口過多」。「大躍進」不曾創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成績，而是使毛共經濟倒退了不止二十年。當「大躍進」失敗，又遭逢三年大災荒之後，從一九六二年起，毛共又開始節育了。

一九六二年毛共硬性規定二五歲以下男女結婚不予承認。一九六五年起普遍宣傳避孕方法，並規定凡子女超過五人者，即不予醫療保險。毛共除使用遲婚、避孕藥、免費墮胎等方法外，並使用將夫婦工作地區隔離、訂制生育計劃表、對超過四人以上之子女停發新生兒購物票證等強制手段，限制

人口增漲。

據自由世界的較早報導，毛共每年人口增長率，原在二·五%以上。嗣經規定七〇年代中期，降至二%以下，到一九八五年時降至一%。但是城市節育比較成功，農村裏的出生率仍然很高<sup>⑬</sup>，為了指導農村裏的家庭計劃，「赤腳醫生」就大事活躍。這些受過三到六個月（一個月在醫院服務）特訓的輔助醫師，在整個中國大陸共有一三〇萬人，其中八〇%都在農村。受過西醫訓練的醫師四〇萬人，受過中醫訓練的醫師三〇萬人，這些醫師有時也下放農村巡迴醫療。來自美國的報導說，毛共曾：（1）派遣專家赴紐約與世界人口會議祕書長及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等接觸；（2）邀請國際家庭計劃聯盟（IPPF）代表團訪問大陸；（3）邀請美國人口問題專家往訪<sup>⑭</sup>。總之，毛共對節制人口頗為積極。

近日常來，國際間錯誤地把毛共當作節育成功的例子，有些人發表文章替毛共鼓吹，香港「大公報」等也譯成中文發表來為毛共宣傳。可是最近美國國會一項標題為「中共控制人口的經驗：無從捉摸的範例」的研究報告，却指出毛共節育并非像它宣傳的出於夫婦自願，而是用強迫或半強迫的方式插手其間。為達此目的，「在中國大陸司空見慣的是，工廠的女工竟宣布她們的一項共同決定，把她們明年生育的小孩數目限制為多少，或在醫院或辦公室的牆上可以看到一張圖表，說明在某一期間內，計劃生育的數目。這些家庭必須同意明年輪到那一家生小孩或那一家不能生小孩。顯然的，如果一個婦女未輪到她而懷了孕，那麼預定可以懷孕的鄰家的婦女就不可以懷孕。因此，為了表示她有公共精神，已懷孕的這名婦女就要墮胎」。

另外，遲婚也是手段之一。大陸人民要結婚必須先向「公安人員」登記，並且男女雙方須獲得服務機關所發給的許可證。如果領導階層不同意，會召集討論會來決定。為了顧及政治的、經濟的因素和同事們的壓力，大概當事人只有屈服了<sup>⑮</sup>。

本來，毛共有如許的人口，每人一張口，吃飯大成問題。就算以七億五千萬每年增長率二%來計算，每年也會增加一千五百萬人，何況還不止此數呢？在此情況下，毛共宣傳「計劃生育好」<sup>⑯</sup>是沒有什麼不可的，但使用那些不人道的手段，就不可原諒了。

另一方面，現今世界銀行所援助的一百個發展中國家中，共二十億人口

，其中有數億人只是在生存邊緣上苟活<sup>⑦</sup>，人口問題也儼然存在。毛共偏要轉彎抹角，不希望人家有計劃節育，究竟是何居心呢？

## 六

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從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九日開幕，經過激烈辯論之後，通過了一項行動計劃，於八月三十日閉幕。這標明着世界人口問題的解決已進入行動階段。

世界人口行動計劃，比較原案稍稍後退，但仍然是「人口問題是存在的，存在着人口問題的國家是存在的」的基礎上擬定的。它確認人口問題因各國國情各異，乃屬於各國主權範圍。各國政府的人口政策，絕不可侵犯個人的基本人權。人口問題須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中合併考慮，並以人民生活之質的提高為終極目的。

在會議期中，鮮明地表現着「南北對立」，但第三世界中的亞洲國家却與先進國家一致，而行動計劃的原案，就毋寧說是亞洲國家的色彩極濃，這證明毛共要把第三世界當作一個整體，鼓動它們來與第一世界對抗，那是無法做到的。

毛共抨擊蘇聯代表團團長八月廿一日在人口會議上發言，把「人口增長率高」或人口眾多說成是第三世界國家貧困、落後的根源。他胡說什麼「目前人口的增長率高」，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額外的困難」，「會使就業問題複雜化」。同時，蘇修的報刊、書籍也大量散布這種反動觀點，宣傳「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的迅速增長超過了經濟上的合適界限，成為發展生產力和提高生活水準的阻礙」，「引起嚴重問題」，等等。毛共指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是亞非拉人民最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却又意圖推卸自己的罪責<sup>⑧</sup>。

蘇聯一方面宣傳它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包括援助建成一、三〇〇多個工業企業和其他項目（它沒提先進國家的援助），並且指稱會議某些代表，企圖把發展中國家受剝削的責任，推卸在所有工業發達國家的身上是毫無道理的；一方面揭露毛共人口增長率為二·二·五%，在個別年度裏，人口絕對增長量達一、六〇〇——一、八〇〇萬人，而經濟困難、農業失敗，生活水平降低。進而抨擊毛共強制節育<sup>⑨</sup>。

可是，儘管毛蘇互相攻訐，但它們在反對馬爾薩斯人口論及反對普遍推

行節育計劃的立場上，却又奇妙的一致。前者出自意識形態，後者合乎革命策略。在這些方面，它們仍是相同的啊！

最後，當負責草擬聯合國行動計劃交由世界人口會議通過的工作組，於二十八日修正通過行動計劃草案時，毛共立即聲明它有若干保留。這又證明它和第三世界的立場，也是無法一致的。

毛共自己為經濟問題所迫，用非人道手段強制推行節育，却反對人家在世界上為經濟問題，在不侵犯個人基本人權的基礎上，本自願原則，普遍推行計劃生育，那就清楚地顯示：毛共參加人口會議的動機，并非是為了人口問題的解決，而是另有企圖在。

在解決人口問題的同時，注意經濟的發展和分配的公平，乃至要求先進國家糾正浪費，都是正當的。只不過毛共那種作法，根本不是為第三世界着想，也是應該認清的。

註①：轉引自戴潮聲譯利·克特欽編「甚麼是共產主義」？明華書局版，五二頁。

註②：其要點為糧食生產受農業收穫遞減律支配，只能以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則以幾何級數增加。

註③：據報導，由於聯合國秘書長的要求，已有六十個左右的國家，設立了國內人口委員會。

註④：關於青年人口會議資料，請參閱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日本「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

註⑤：據一九七四年八月廿四日星島日報綜合外電報導，與會者共一三五國。

註⑥：同月廿六日中央社紐約專電報導「紐約時報」的評論。

註⑦：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法新社北平電。

註⑧：同月廿三日共同社北平電。參閱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

註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路透社香港電。參閱二十一日中國時報。

註⑩：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星島日報根據法新社、合眾國際社布加勒斯特十九日電的綜合報導。

註⑪：參閱同年十月十七日聯合報第一版。

註⑫：同年三月廿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評論：「速度在放慢資源在乾枯」

，刊二十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新華社」文章標題。

註⑪：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世界銀行總裁麥納瑪拉向聯大一百三十八國經濟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同日合衆國際社聯合國總部電。參閱二十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⑫：一九七四年八月廿九日「光明日報」載廿八日「新華社」記者述評。

註⑬：參閱同年八月廿日、九月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北京領導集團的人口政策」、「參加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的蘇聯代表團團長的講話」。

註⑬：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史諾「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中，有下列記載：「我（史諾）說：『……其中的一件事就是節制生育；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毛共）現在同五年或者十年以前比較起來，有了很大的變化』」。「他（毛）說，沒有。我（史）受人欺騙了。在鄉下，婦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開初生的是女孩，她還想再生……這種態度必須改變，但是需要時間」。見史諾著「漫長的革命」，陳雲翻譯，香港南粵出版社版一八三頁。

註⑭：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聞」「世界人口的爆炸危機」。

註⑮：美國國會資料，請參閱中央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華盛頓專電

# 俄共現階段統戰策略

## 關 素 質

- 一、俄共現階段統戰策略是根據一九六九年莫斯科世共大會通過的反帝鬥爭行動綱領。
- 二、俄共現階段統戰策略，可從本年歐洲共黨會議，布拉格反帝統戰會議，本年九月亞洲安全與合作會見，本年召開三個和平統戰會議，本年九月召開作家會議中看出一些統戰策略。
- 三、俄共統戰機構與人事：從俄共中央，蘇俄政府，俄共外國羣衆組織，以及新聞機構等方面列舉出來。
- 四、結論：從俄共不擇手段的與各黨各派勾結，已失了馬列主義原則性，遲早會走上第二國際的老路。根據波諾馬廖夫最近發表論文中檢討五年來世界形勢與革命過程，俄共推行世界革命，穩步進行，自由世界值得警惕。

## 一 現階段俄共統戰策略的根據

要研究俄共現階段統戰策略的依據，首先要看看一九六九年六月莫斯科世共大會上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演詞，全文分爲三部，共計二萬七千字，總題目稱爲「爭取共產黨人加強團結，爭取反帝鬥爭新高潮」。

第一部份，稱爲「現代國際局勢與反帝鬥爭」（俄共及各國共黨稱爲反

帝鬥爭行動綱領），第二、第三部份見①。

所謂反帝鬥爭行動綱領，也可以說是俄共推行世界革命鬥爭行動綱領，其進行方法是多方面的實行統戰策略，此一綱領要點，我們把它列舉出來：

綱領中提到鬥爭策略原則：「還是根據列寧的說法是『讓步其不重要的，以保存其重要的』」方法（見列寧全集第卅一卷，第一至十一頁）。就是說，讓步是虛，實在的還是要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和革命。